四川眉山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

王静娴

一　摩崖造像概况

中岩寺摩崖造像地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瑞峰镇，系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其造像内容，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调查和简要介绍‹1›，记录中岩寺“尚存唐、宋、明、清历代遗留之大小佛龛共48座、造像共计2492尊”‹2›。2022年5月，笔者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考察队对该造像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记录，获知中岩寺摩崖造像现存58龛，其中11个空龛，9个残龛（玉泉岩区编号42为单独塑像，不属于摩崖造像）。

中岩寺现存摩崖造像集中分布在唤鱼池区、上下山虎区、接引亭区、牛头奇洞区、千佛长廊区、卧佛区、仙人床区、玉泉岩区、灵岩石笋区这九个区域〔图一〕。区域与龛号参见［表一］‹3›。

［表一］四川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区域及龛号一览表

区域	数量	龛号
唤鱼池区	6	1、2、3、4、5、6
上下山虎区	1	编号不存
接引亭区	1	编号不存
牛头奇洞区	5	编号不存
千佛长廊区	9	12、13、14、15、16、17、18及两空龛无编号
卧佛区	2	19、20
仙人床区	16	下崖区21、22、23、24及1龛无编号；上崖区25、26、27、28、29、30、31、32及3龛无编号
玉泉岩区	17	34、35、36、37、38、39、40、41、43、44、45、46、47、48及2残龛1空龛无编号
灵岩石笋区	1	空龛，编号不存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中国佛教雕塑史研究”（项目编号：20JZD042）阶段性成果。

‹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文物志》（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青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神县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4—560页。

‹2›　前揭青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神县志》，第548页。

‹3›　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的龛像编号来源于1982年文物普查后中岩寺实地留存的龛号标记，但部分空龛和残龛没有编号，且部分编号现已磨损不存。本文沿用中岩寺摩崖造像实地留存的标记，不再重新编号。

二　部分龛窟内容

（一）唤鱼池区

唤鱼池位于中岩寺的山底〔图二〕，池中有一岩，名为慈姥岩，岩上共计开凿六个龛〔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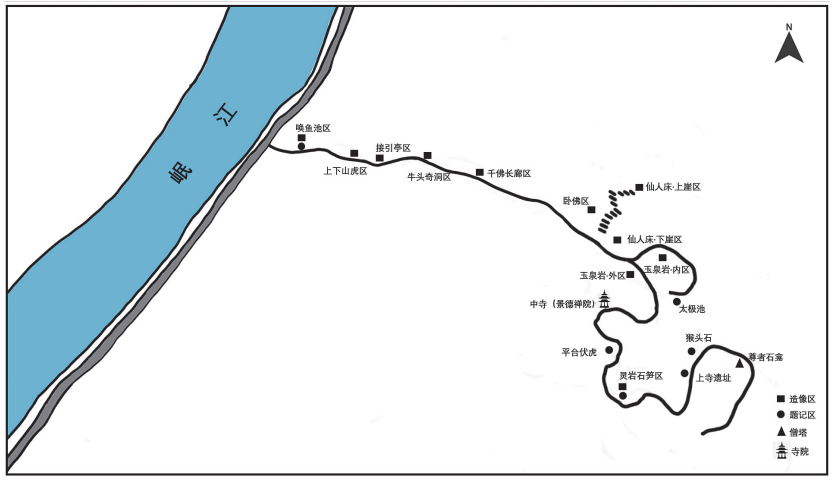
1号龛

1号龛位于唤鱼池左壁，为竖长方形龛，高330厘米，宽220厘米，深200厘米[1]。龛内中央塑一经幢，经幢底座为莲花与盘龙的结合，莲花花瓣上刻有坐佛。幢身为八角形柱体，正面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字样，幢顶七层。龛内左右两壁的上部均匀地雕凿着四排坐佛。

2号龛

2号龛位于唤鱼池左壁，第一龛左侧。长方形龛，高350厘米，宽270厘米，深90厘米，长方形龛内塑有两个经幢，龛右经幢极为简单，素面无雕饰。幢身上刻有“咸通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何偕沅兄弟拾中岩院基界至此。黑水孔为界题”的题记。该经幢背后石壁呈柱状凹陷。龛左经幢，幢座分为四层，由下至上第一、二层以覆莲座为间隔，每层雕八个宝珠形镂空小龛，龛内雕有人物，姿态夸张。第三层为素面八棱小柱；第四层底座为双层仰莲座，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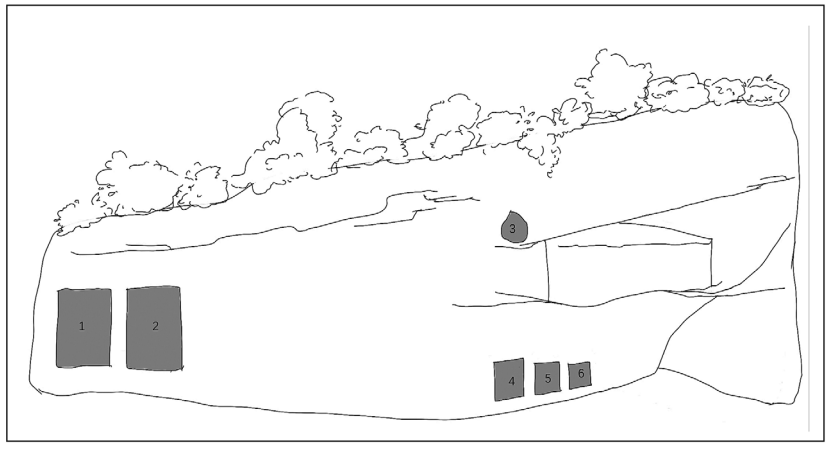
〔图一〕**中岩寺摩崖造像区域分布图**　王静娴绘



〔图二〕**唤鱼池区造像情况**　王静娴摄



〔图三〕**唤鱼池区造像龛号分布示意图**　王静娴绘



‹1›　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地理情况比较复杂，部分实物造像数据难以被采集，本文所用数据均采自前揭青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神县志》。

〔图四〕唤鱼池区2号龛　王静娴摄



上凿刻八个姿势各异的坐像。幢身为素面八棱柱。幢顶有五层。由下往上，第一至三层为挂有璎珞的宝盖。每一层之间为八面柱，每一面雕刻一尊立姿人像。第四层底部为扁形宝珠，上雕有宝相花。宝珠之上雕一层五瓣覆莲，上雕三层小宝塔，每一面宝塔内都雕刻有一尊坐佛。此经幢背后的石壁上刻有八排佛像，除了第一排和最后一排以外，均为结跏趺坐的小佛像。小佛像均有肉髻，身着通肩式大衣，双手拢于袖中置于腹前。底部的第一排佛像较中间六排的坐佛更大，共计七尊，其中一尊为倚坐佛，其余六尊佛像的宝座均为衣裾幔状覆盖莲台的样式。顶部最后一排造像中，第一、二尊为立姿人像，其次是几尊坐佛像〔图四〕。

3号龛

位于唤鱼池右壁上方，为不规则的长拱形龛，高160厘米，宽120厘米，深20厘米，内雕一僧人立像，踩在芦苇之上。他头朝前方，身体侧向右边，一手持念珠，一手背于身后。

4号龛

位于唤鱼池右壁下方，为长方形双层龛，总高200厘米，宽165厘米，深40厘米。龛内雕刻一身着俗衣，头挽发髻，手提鱼篮的世俗女子。该女子站立在一条龙形的云彩上。龛外顶部有一匾额〔图五〕。

5号龛

位于唤鱼池右壁下方，紧邻4号龛。此龛为长方形双层龛，高175厘米，宽140厘米，深40厘米。内龛雕一头戴高冠的菩萨，缯带飘扬于身后，身后为一圆形身光。菩萨右舒式半跏趺坐于山岩座上，宝台风化严重。主尊两侧各有一形体矮小的人物，但已破损不堪，难以辨识。

6号龛

位于唤鱼池右壁下方，紧邻5号龛。乃长方形双层龛，高170厘米，宽140厘米，深40厘米。外龛龛楣雕二飞天，内龛中央雕一头戴高冠的四臂菩萨坐于仰莲座上，胸前双手已残，左臂下垂至莲台上，右臂上举，指尖上立有一如意轮。菩萨身后有巨大的圆形身光，两侧各有一形体矮小的人物，但风化严重且残损。

〔图五〕**唤鱼池区4号龛** 王静娴摄



〔图六〕**接引亭区接引佛** 王静娴摄



（二）上下山虎区

位于唤鱼池与接引亭之间的牌坊处，仅一龛。此龛为长方形浅龛，上有“人”字形凹槽，内部造像风化严重，仅存头部以下。造像身着交领大袍，右手持一杖，头部与左手为现代补作——补为头戴道冠的老人、左手补一仙桃。龛左侧有一长方形石板，上有字迹，但已模糊难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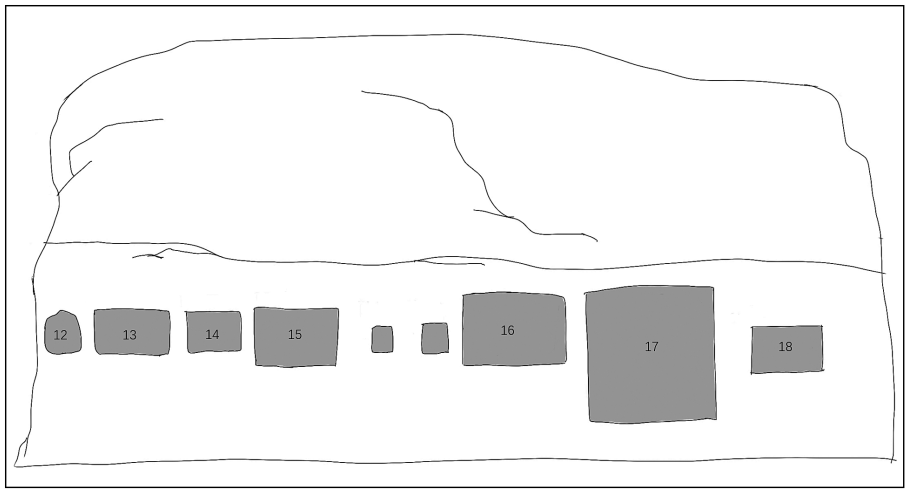
（三）接引亭区

接引亭区仅一尊接引佛造像，此龛造像编号不存，乃长方形浅龛，龛高330厘米，宽110厘米，深50厘米。接引佛雕凿于山壁上，头布螺发，头顶偏前位置有一圆形髻珠。头后为圆形头光。佛陀左手握珠置于胸前，右手下垂施与愿印。其后为舟形身光，上有火焰纹装饰。此佛像站立在仿佛荷叶承托着的仰莲座上，衣着尤其特别，似俗人女子装〔图六〕。

（四）牛头奇洞区

此区造像共五龛，其中四龛为空龛，空龛内现存造像均为现代补作。仅存的一龛造像编号不明，位于牛头奇洞区亭外前行50米处的崖壁上部，乃圆拱形浅龛。龛内雕一禅师像，左肩披系带僧衣，盘腿端坐于龛内，左手抚膝，右手上举至胸前。其左侧侍者手持香炉，足着履，右侧侍者为一持锡杖的僧人。外龛顶部有字，残存一“大”字。右侧龛楣存有题记“□明泉一照项菩□”，左侧龛楣题记风化严重，难以辨认。

〔图七〕千佛长廊区造像龛号分布示意图　王静娴绘



〔图八〕千佛长廊区13号龛　王静娴摄



（五）千佛长廊区

千佛长廊区是除了仙人床区以外，中岩寺摩崖造像最重要的造像区。此处规模较大，共计九个大龛〔图七〕。兹分述如下：

12号龛

此龛为不规则的方形大龛，龛高285厘米，宽320厘米，深180厘米。主尊为一佛，面部已毁，但仍能辨其头有肉髻，且头顶中部与肉髻相交处有圆形髻珠。主尊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之上。身后为圆形背光，背光顶部似有伞盖，已风化，模糊难辨。主尊左侧为一菩萨，从残存的痕迹可辨菩萨头结高发髻，双耳处有三层缯带，垂于胸前。菩萨左手上举，手臂残。右手置于腹前，左舒坐于束腰仰莲座，裙裾幔状覆盖仰莲台。菩萨身后有双层的头光和身光，内层椭圆形，外层透雕火焰纹。主尊右侧人物风化严重，仅残存轮廓。

13号龛

此龛为长方形大龛，龛高360厘米，宽950厘米，深140厘米。龛内主尊位于龛正壁中央，头已失，左手上举，右手抚膝。主尊内着僧祇支，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束腰上下为三层叠涩台座，中部为六个方形壶门。主尊背后有桃形镂空装饰的头光和圆形身光。主尊两侧正壁分上下两层，一层十尊造像，龛的左右两壁上下两层各一尊，共计二十四尊造像。这二十四尊造像身着交领僧衣或通肩大衣，手势多样，或结禅定印，或双手上举，或一手上举一手抚膝。二十四尊造像皆结跏趺坐于山岩座上，头部均被毁坏缺失，仅存头部后壁的双层圆形头光。龛右壁下层的壁面开凿了一方形的浅龛〔图八〕。

〔图九〕千佛长廊区14号龛　王静娴摄



〔图十〕千佛长廊区15号龛　王静娴摄



14号龛

长方形大龛，龛高320厘米，宽630厘米，深170厘米。造像分为上下两层，每一层各雕八个罗汉，共计十六罗汉。上下两层罗汉均为圆形头光，罗汉身着通肩大衣或交领僧衣，均手持物或结印，结跏趺坐在山岩座上〔图九〕。

15号龛

长方形大龛，高350厘米，宽800厘米，深150厘米。正壁中下部凸出一处三层石台，石台上雕一佛二菩萨。主尊佛像身着U领袈裟，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宝珠束腰的仰莲座上。主尊两侧菩萨身披璎珞，半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三尊像的头部皆已被毁，背后均为镂空式火焰纹的桃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龛内正壁与左右两壁被划分为四层。从上至下，前三层均塑有立于仰莲座之上的佛像，数量分别为19、19、15，共53尊。佛像均着通肩式袈裟，有椭圆形身光并桃形头光，其上有墨线所绘的火焰纹。第一层中央雕有七尊坐姿佛像，且第二、三层雕有五身坐姿菩萨围绕在三位主尊像周围，第四层雕有一排二十尊坐姿造像，造像均结跏趺坐于山岩座上，且皆为圆形头光。此龛造像数量现存共85尊〔图十〕。

16号龛

长方形大龛，龛高330厘米，宽700厘米，深180厘米。龛内正壁塑五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头颅均遭击毁。五尊造像背后均为椭圆形身光和圆形头光。龛的左右两壁有二立像，但风化严重，无法辨识其身份。

17号龛

方形大龛，高580厘米，宽590厘米，深440厘米。主尊头布螺发，顶部有较小的肉髻。身着通肩大

〔图十一〕**千佛长廊区17号龛** 王静娴摄



〔图十二〕**千佛长廊区18号龛** 王静娴摄



衣，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束腰处有双重方形壶门。靠近主尊的左右两侧为二弟子，右侧弟子头有补做痕迹，模样似为年轻人，身着交领僧衣，外披绘有法轮印的袈裟，双手于胸前相握。左侧弟子年龄偏大，身体瘦弱，身着通肩大衣，双手置于胸前，双手掌有补作痕迹。二弟子头后皆为圆形头光，且均立于风化严重的台座之上。靠近龛外的左右两壁亦雕二弟子像，有明显的改刻痕迹。右侧弟子身着交领僧衣，左手上举至胸前，张开五指。右手握一圆形物体置于腹前，该物体尾部垂下一串珠。左侧弟子身着通肩大衣，双手持一物置于胸前。靠近龛外的二弟子亦立于风化严重的台座之上，但高度较主尊左右二弟子的台座更高，且二者的头光均为桃形〔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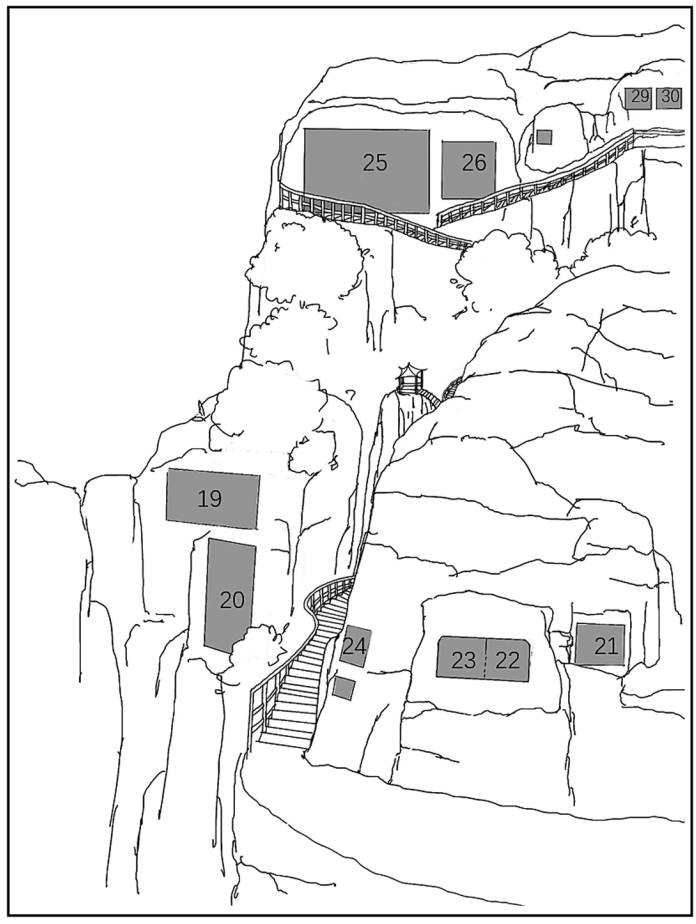
18号龛

长方形大龛，高360厘米，宽630厘米，深230厘米。此龛造像分为上下两层。每层八尊造像，部分造像风化严重。保存较完好的造像身着交领僧衣或勾纽式僧衣。这些造像的手势各不相同，有的双手置于胸前，有的一手上举、一手置于腹前，有的结禅定印，有的一手下垂、一手置于腹前。十六尊造像均为圆形头光且皆结跏趺坐于山岩座之上〔图十二〕。

（六）卧佛区

卧佛区紧邻千佛长廊区，造像共两龛，就岩凿龛。

〔图十三〕仙人床区上下崖面位置关系示意图　王静娴绘



19号龛

长方形龛，高340厘米，宽710厘米，深200厘米。龛内正中造一佛二菩萨像。居中的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左右二菩萨手执法器。三尊像均为舟形背光，左右两壁上部分被划分为三排，雕三排坐佛。在右胁侍菩萨身旁有一石台，石台正壁雕一人骑在孔雀或金翅鸟身上，身后为云纹。左胁侍菩萨身旁有一石床，石床上雕释迦牟尼微微偏向右侧躺在石床上，他右手枕头，左手握一物，头旁有类似钵的物体。

20号龛

长方形大龛。主尊为一菩萨立像，菩萨头戴高冠，左手持净瓶，右手张开置于腹前。菩萨背后有镂空的火焰纹舟形背光，两侧有眷属。右侧眷属为一俗装女子形象，头束高髻，身着云肩，双手似持物。左侧眷属头梳双圆髻，右手上举。

（七）仙人床区

仙人床区紧邻卧佛区，此区造像分为山崖上和山崖下两个区域〔图十三〕。山崖下有四龛，山崖上有十二龛，共计十六龛造像。部分造像内容如下：

21号龛

长方形龛，主尊为二天王像。龛左侧的天王头戴五佛冠，右手托塔，身后有椭圆形的背光，脚下踩二人。其左手下方立有一身着长裙的女子双手捧物至胸前，其右手旁立有一男子双手持剑。龛右侧的天王头戴五佛冠，背后亦为圆形背光，右手持一龙，左手旁立一男子，斜着上半身，歪头看向天王。

22号龛

长方形龛，菩萨头戴五佛冠，右手上举，左手掌心向上放置在右膝上，右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背后为圆形镂空火焰纹背光。

23号龛

长方形龛，菩萨头戴高冠，六臂，游戏坐于束腰仰莲座上，背后是桃形镂空火焰纹装饰的背光。

24号龛

外龛为方形，内龛为圆拱形方龛。内龛内雕一菩萨，头戴高冠，外披白衣，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

〔图十四〕仙人床区25号龛　王静娴摄



内着长裙。左手枕一长方形物体，右手抚右膝，交脚坐于双层仰莲座上。龛楣上刻有“慈航普度”四字。

25号龛

位于山崖上方第一龛，此龛为长方形大龛，高540厘米，宽500厘米，深80厘米。龛口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正壁中下部浮雕一坐佛，为龛内的主尊，有圆形头光，头已残，右手上举，原似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腹前，原似施禅定印。该佛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之上。佛的台座之下有一块残损的方形磨光幅面，原刻有题记，但风化极为严重，难以辨识。此龛正壁共有17层，以主尊所占据的三层为分界线，主尊之上的区域，小像以一层30尊、一层29尊的间隔排列。主尊占据的三层中，由上至下，数量分别是28尊、28尊和29尊。主尊台座之下的四层造像残损严重，具体数目不明，若按照主尊之上一层30尊、一层29尊的规律进行计算，应为30尊共8层，29尊共7层，28尊共2层，总计499尊。虽然具体数目不明，但可以明确的是，此龛小像的整体数量应在500尊左右。这些小造像有的身着交领僧衣，有的身着通肩大衣，几乎都为光头，头后有圆形头光，每一尊小造像都结跏趺坐于山岩座上，有的造像旁边还附雕一石台。龛的右壁向外延伸，在右壁下部凿一圆拱形龛，龛内雕一平面方形的密檐式塔，塔基为方形束腰，塔身第一层正面中心处开一圆拱形小龛。龛内雕结跏趺坐佛，塔身第一层之上为密檐，塔顶残，现存十层密檐，每一层密檐的中心均凿有一小圆龛〔图十四〕。

26号龛

位于25号龛左侧，长方形双层大龛，高300厘米，宽270厘米，深250厘米。内龛三壁为凹形基坛，正壁高浮雕一佛二菩萨像三尊。三尊像后侧浅浮雕双层楼阁，柱间雕刻人像。楼阁顶部两侧环状云中各有三尊小坐佛。三尊像之间半浮雕两飞天。左右两侧壁中段内侧半浮雕三层宝幢，背后半浮雕双层楼阁。外侧上部为从上飘下的云团，云团中有一坐佛。云团下有宝树，每一丛宝树上浅浮雕两尊佛像。宝树之下为空中廊道，上浅浮雕人物半身立像。三尊像的束腰莲座下方雕有半浮雕人物群像。内龛弧形基坛正立面半浮雕荷叶、舞踊天、伎乐天，两侧有骑狮、骑象的人物群像。群像背后各有两层宝塔。内龛口沿左右侧浅浮雕16个小龛。内龛龛楣外下部各雕两侧身菩萨。外龛仅存一方形题记碑，文字已毁，难

以辨识。题记碑下有一不规则小龛，内雕三佛，结跏趺坐于莲花上，三朵莲花有莲茎相连。外龛龛楣雕有卷草纹，左侧龛楣上从上至下雕有三个小长方形龛，每一龛内雕一身着通肩大衣的佛像，一手上举一手下垂〔图十五〕。

〔图十五〕仙人床区26号龛　王静娴摄



外龛左侧壁有一方形题记框，改刻严重，隐约可见以下内容：“文仲自赖勒□弥□□/伍禄？□□□□□□□/中邕望□□观石笋会/中山仲□至自武阳同游罗汉洞登□□□□/玉泉烹建茗□□久之/□□□□□二十有六日□。”

外龛左侧壁上部刻有：“来□/癸未同□□□/绍兴甲寅二月。”

外龛右壁外刻有：“席□儒绍兴□□十月十五日独来。”

27号龛

与25、26号龛同属一个石包，位于整个石包右侧。此龛为方形小龛，带三角形斜撑。内龛正壁中心雕三尊像，中间一尊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拢于袖中，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其右侧造像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亦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主尊左侧造像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一手上举，一手抚膝盖，双脚踏二莲花台，倚坐于台座之上。在三位主尊的两侧各立有一菩萨，其身后雕四身身着交领僧衣的造像。龛内正壁最左侧雕卷草纹。

28号龛

位于27号龛左侧，与27号龛并列位于整个石包右侧。此龛为方形小龛，有三角形斜撑，龛楣雕有璎珞。龛内正壁中央雕一佛结跏趺坐，两侧为二弟子，身后雕四人，但风化严重。龛内左右两壁雕二菩萨，各舒放一腿坐于仰莲座上。两侧龛口雕有二力士，力士脚下雕二兽。

（八）玉泉岩区

玉泉水乃中岩一绝，黄庭坚为此特著《玉泉铭》，历代常有圣贤到此品茗题咏，故此处碑刻题记很

〔图十六〕玉泉岩区39号龛　王静娴摄



多。但造像数量不多且保存状况不佳，可分为内区和外区两处造像点，共计19龛。

34号龛

位于玉泉岩区内区的入口处，圆拱形方龛。内雕一官服男子，左手握着龙头处的毛发，龙盘旋于空中，周围有云气缭绕；男子右手上举，握一针，右脚上抬，左脚踏地，坐于虎背之上。

36号龛

长方形双层龛。内龛正壁雕一立菩萨像，菩萨头束高髻，缯带飘扬在耳后，身披X形璎珞，着长裙，外披薄衫，左手下垂，右手举至胸前，立于仰莲座上。背后为桃形火焰纹头光与椭圆形火焰纹身光。

37号龛

位于36号龛右侧，长方形双层龛。内龛正壁雕一立菩萨像，菩萨头束高髻，缯带飘扬在耳后，身披X形璎珞，着长裙，外披薄长衫，左手举至胸前，右手下垂，立于宝座上。背后为桃形火焰纹头光与椭圆形火焰纹身光。龛左雕一形象矮小的供养人立像，头似戴幞头，双手合十。

38号龛

位于37号龛右侧，长方形龛。龛楣已残，仅存左壁龛柱。内龛正壁雕一立菩萨像，菩萨头部已残，缯带飘扬在耳后，身披X形璎珞，着长裙，外披薄长衫，披帛飞扬。菩萨上半身微微向左侧，右手上举，左手下垂，立于宝座上。

39号龛

位于38号龛右侧。圆拱形方龛，高96厘米，宽100厘米，深32厘米。一人左手上举，右手置于腿上，结跏趺坐于牛车上，头部已失。牛车旁有二人，一人持杖，一人似抱一物在胸前，二人似在攀谈。牛头前立一人，双手置胸前捧一物。车尾插有两杆旌旗，旌旗下立一人双手合十。所有造像均踩在云气纹装饰的平台上〔图十六〕。

40号龛

位于39号龛右侧，圆拱形方龛。正壁立有二菩萨，头部均丢失，仅存火焰纹装饰的外桃内圆式头光。二菩萨身披璎珞，外着薄衫，身披帛带，立于仰莲座上。龛左右两壁各立一小尊菩萨，头部皆毁，

衣着与正壁二菩萨相同，均为桃形头光，双手似持物举于胸前〔图十七〕。

〔图十七〕玉泉岩区40号龛　王静娴摄



45号龛

位于玉泉岩外区，长方形龛。龛内雕二菩萨身披璎珞，双手皆残，坐于宝珠束腰的仰莲座上，腿部和莲座残破，因菩萨身体扭动幅度较大，无法得知其原本坐姿。二菩萨头部皆毁，仅存火焰纹镂空装饰的桃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

47号龛

位于45号龛右侧，龛内二像头已残，均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右侧造像体型较大，风化严重。左侧造像体型较小，衣着风化严重，隐约可见内着僧祇支，外披袒右袈裟。二像身后均为内圆外桃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外沿均装饰连珠纹与火焰纹。

48号龛

位于47号龛右侧，龛内共雕三身造像，头部均佚失，且风化残损严重，仅主尊和左侧造像保存较好，但也仅能辨识主尊内着长裙，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左侧造像内着僧祇支，外披袒右袈裟。三尊造像身后均刻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外沿装饰连珠纹和火焰纹。

（九）灵岩石笋区

此区游人题记颇多，但风化剥落严重。造像仅一龛，编号不明，位于灵岩石笋区入口处左右鼎立两峰的小道尽头处，乃方形龛。内分二层台阶，台阶上塑一现代禅师像。龛内正壁上残存三个圆形凹陷。

三　题记、年代及题材

由于中岩寺现存造像题记极少，且部分造像残毁严重，因此，笔者仅能从题记、龛窟形制和造像特征、题材等方面出发，对龛窟造像的年代加以推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与开凿次第的探讨。

（一）纪年题记

纪年题记可以为判断造像年代提供相对与绝对的依据。中岩寺碑刻题记较多，多为游人题记，造像题记留存极少。综合位置、内容及特点等因素，大致可以分为造像区与非造像区题记，内容主要为造像记与游记。

造像区即唤鱼池至灵岩石笋九个造像区间，此区间内题记字体无定式，多数已经漫漶，仅一则可识读且有明确纪年的造像题记，即2号龛经幢上的唐“咸通元年”(860)题记。在此区间，龛像附近的游人题记中有明确纪年的有仙人床区第26号龛的宋“绍兴甲寅”(1134)，为判断龛像年代提供了相对依据。其余大量的游人题记集中在灵岩石笋区。

非造像区主要包括平台伏虎、上寺遗址和猴头石三处，尤其是平台伏虎区的题记最为集中且保存最好。这些题刻内容多为抒情写景的游记诗文。题记中有宋“建炎元年”(1127)、宋“政和癸巳”(1113)、宋“绍熙三年”(1192)、宋“绍熙壬子”(1192)、宋“嘉定庚辰”(1220)、宋“绍定六月十四”(1228—1233)、宋“淳祐壬子”(1252)、明“嘉靖九年”(1530)、明“嘉靖壬辰”(1532)、清“咸丰八年”(1858)等确切纪年，显示此区间游记内容的年代以宋、明、清代为主。

（二）年代与题材

中岩寺摩崖造像开凿较为分散，除25号龛与26号龛存在共同开凿或打破关系两种可能外，其余各龛无明显打破关系。调查发现，千佛长廊区分布于崖面较开阔、平整的位置，规模较大、龛形近似，应属较早开凿的龛窟。仙人床上崖区的龛像皆位于同一崖面，龛形大小比较统一，推测此12龛开凿时间应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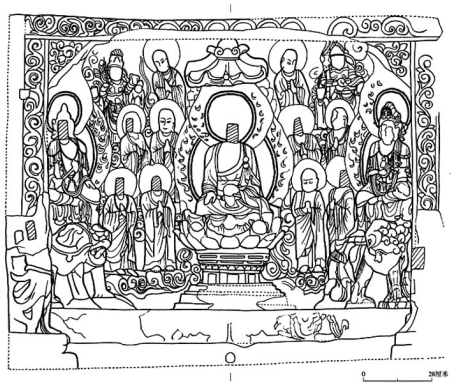
根据位置、龛形、题材、造像特点及上述开凿时间，大致可将中岩寺摩崖造像分为二期：第一期为1、2、5、6、12、13、14、15、16、17、18、25、26、27、28、29、30、31、32、33、35、36、37、38、39、40、45、46、47、48号龛；第二期为3、4号龛、上下山虎区无编号一龛、接引亭区无编号一龛、牛头奇洞区第5龛、19、20、21、22、23、34、41、43、44、49号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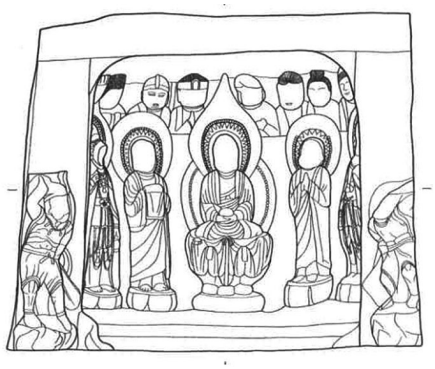
1. 第一期

共有31龛造像。本期均为方形龛，部分龛角有三角斜撑，带有三角形斜撑是四川地区晚唐至五代摩崖造像中常见的形式，可参见夹江千佛崖晚唐至五代的龛窟[1]。本期造像龛楣装饰极少，仅部分龛楣有飞天、卷草纹与团花纹。极少部分龛口处雕有二兽。此期开凿的题材有经幢、水月观音、如意轮观音、十六罗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百罗汉、观无量寿经变、三世佛、十方佛、千佛、天龙八部、菩萨、炽盛光佛等，均为中晚唐至五代时期流行的佛教题材。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48页。

〔图十八〕青神县邻近地区中晚唐摩崖造像中衣裾幔状覆盖莲台的宝座样式
1. 夹江千佛岩004号龛
采自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图六，第14页
2. 仁寿牛角寨N－Y2－012号龛
采自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仁寿牛角寨石窟：四川仁寿牛角寨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图三六，第64页
3. 邛崃鹤林寺第三区2号龛
采自前揭卢丁、雷玉华、[日]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第329页


夹江千佛岩004号龛


仁寿牛角寨N-Y2-012号龛


邛崃鹤林寺第三区2号龛

本期佛像身着通肩式袈裟或双领下垂式袈裟，领口垂置腹部呈U形，双手置腹前结禅定印，佛座有束腰莲座和台座二种。其中，17号龛中主尊为禅定坐佛，其样式与眉山法宝寺坐佛以及邛崃磐陀寺第1龛元和十五年(820)造像相似，根据佛像序列的调查研究可知，此类禅定印坐佛样式大致流行于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1›。本期菩萨多有缯带垂于胸前，肩覆偏衫，双肩披天衣，沿两腋下垂。戴颈饰，披帛垂于腿间。或者袒上身，下身着裙，帔帛于大腿间横绕，宝座均为莲座，仅第5号龛为山岩座。佛与菩萨的宝座往往表现为衣裾幔状覆盖莲台的样式，这一特征在青神县附近的仁寿、邛崃、夹江中晚唐的造像中极为常见。例如仁寿牛角寨N－Y2－012号龛主尊‹2›，仁寿坛神岩T－Y1－045、T－Y1－048、T－Y1－057号龛主尊‹3›，邛崃鹤林寺第三区2、11号龛的主尊‹4›，夹江千佛崖004、024、033、097、099、115、132、137、150龛的主尊〔图十八〕‹5›。此期罗汉多着交领僧衣，或内着交领僧衣外披袈裟，袈裟一角以钩钮形式系于左肩，装饰流苏，宝座均为山岩座，山岩座样式与眉山丈六院、眉山法宝寺的罗汉造像相同‹6›。佛与菩萨的背光为椭圆形，头光为内圆外桃形，内饰连珠纹外饰火焰纹。罗汉造像均仅表现为圆形素面

‹1› 陈红帅《四川重庆唐代石刻佛像序列考察》，《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620页。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仁寿牛角寨石窟：四川仁寿牛角寨石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3›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仁寿牛角寨石窟：四川仁寿牛角寨石窟考古调查报告》，第157、163、183页。

‹4› 卢丁、雷玉华、[日]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29、336页。

‹5›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第14、74、92、250、258、308、349、379、412页。

‹6› 周南西《四川眉山丈六院摩崖造像调查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59－61页；张鑫《四川眉山法宝寺石刻遗存调查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第30页；王静娴、常青《四川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第25号龛题材初探》，《艺术史研究》第30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7－70页。

头光，无背光。

此期造像中，第14、18号龛造像的题材应为十六罗汉，其形制与蒲江看灯山1号龛的形制相同，均属于董华峰、张亮二人所划分的A型Ⅰ式。即“龛内无主尊，十六罗汉造像分为上下并列两排，每排八身。造像布局较紧凑，间距较小；罗汉动作幅度较小，均在身体范围内；罗汉座下未见浮雕”的样式，二人认为该样式的时代为唐末[1]。中岩寺第26龛的题材为观无量寿经变，此龛造像与青神所属的眉山地区，以及眉山周边的蒲江地区的关门子造像、邛崃石笋山4号龛、邛崃石笋山6号龛、邛崃市盘陀寺3号龛[2]、夹江千佛崖099龛、夹江千佛崖115号龛、夹江千佛崖132号龛、夹江千佛崖137号龛的观无量寿经变龛造像特征与风格相似[3]。如龛像中二胁侍菩萨头顶的多层宝盖、龛像内部的小簇伞状菩提树、细长的经幢，龛柱的乘云人物等特点皆高度吻合。这一类相似的观无量寿经变皆为中晚唐时期，故第26号龛的年代应在同时，且与周边石窟造像关系紧密，对此笔者将另撰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此期造像中仅2号龛有“咸通元年”题记，其他造像均无纪年。结合其余各龛位置、龛形及造像内容、风格等推断，第一组造像应大致开凿于咸通元年前后，即中晚唐至五代时期。

2. 第二期

共有16龛造像。本期龛像开凿数量不多且分布较散，主要分布在唤鱼池区、上下山虎区、接引亭区、卧佛区、仙人床区、玉泉岩区。龛形大多为方形龛，无斜撑，无装饰，有三龛造像为不规则龛形。题材有达摩、鱼篮观音、南极仙君、接引佛、僧像、卧佛、净瓶观音、二天王、六臂菩萨、白衣观音、药王孙思邈坐虎针龙、武士像、渡海观音，大部分为佛教题材，极少部分为道教题材。本期以观音造像为主，观音头戴五佛冠，或束高髻披白衣，内着袒右僧祇支，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此期人物造像表情较呆板，衣纹刻画生硬厚重，颜色鲜艳。造像中仅一尊佛像，螺发，着俗人女性衣。

此期造像中，4号龛位于唤鱼池右壁下方。长方形双层龛内雕刻了一身着俗衣、头挽发髻、手提鱼篮的世俗女子，站立在一条龙形的云彩上，应为鱼篮观音。“鱼篮观音”题材在绘画和造像中大量出现于10世纪及以后[4]，四川地区也是如此。四川泸县玉蟾山摩崖造像与四川叙永清凉洞保存了两身明代鱼篮观音造像，其中，清凉洞的这一尊观音像纪年较为明确，在正德九至十二年间（1514—1517）。观音头刻白毫，呈立姿，左手自然下垂，右手提鱼篮，头顶梳高髻，做仕女装扮，一双跣足露出裙摆。玉蟾山摩崖造像的时代在宋至清代之间，主要为明代的造像[5]。此处鱼篮观音右手提篮，左手提起裙摆露出跣

‹1› 董华锋、张亮《唐宋巴蜀地区十六罗汉造像的初步研究》，《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4年，第97—112页。

‹2› 前揭卢丁、雷玉华、[日]肥田路美主编《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第31、278、280、366页。

‹3› 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第258、308、349、379页。

‹4› 金延林《鱼篮观音图像探微》，《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第134页。

‹5› 冯仁杰《泸县玉蟾山摩岩造像》，《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第30—33页。

足，做高髻、宽袖、长裙的仕女装扮，因此被前人定名为“村妇”。两尊鱼篮观音像装束打扮基本类似，且玉蟾山此处造像基本为明代，所以此尊观音造像的时代也应为明代。青神中岩寺4号龛的鱼篮观音像与玉蟾山的鱼篮观音像更为相似，包括腰间系带下垂、左手提篮右手握裙摆的姿势都很雷同。因此两龛造像的年代应相近，皆为明代。

此期造像中，接引亭区的接引佛造像衣着尤其特别。接引佛是南宋时期较受欢迎的题材，明代四川地区偶有雕刻。中岩寺此龛接引佛造像，线条生硬，其无肉髻、螺发、髻珠较大的特点与荣昌铜鼓山第3号龛明代接引佛的样式非常相似‹1›，但中岩寺接引佛的服饰并非佛装，而是类似清代女性的飘带裙俗装。故笔者推测此龛应是明代开凿，后被清代改刻。

34号龛为药王孙思邈坐虎针龙像，这一题材的造像在明清时期的川工木雕造像中流行，此龛造像风格及其特点与成都博物馆藏清代川工木雕孙思邈像极为相似‹2›，且造像颜色鲜艳，动作较为生硬，故时代应相近。

此期造像均无纪年，结合题材及造像特征推断，其时代区间应为明清至近代。

上述可见，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始凿于中晚唐，兴盛于晚唐至五代，沉寂于宋代，明清为最后的开凿高潮。

四　历史兴衰

中岩寺始建于晚唐或晚唐稍前时期，《光绪青神县志》载：“中岩寺邑南渡江十八里，川南第一山也。旧名景德院，又名灵岩寺，唐时创建。”‹3›《蜀中名胜记》称：“上岩，去中岩一里许，唐末有佛刹。”‹4›中岩寺唤鱼池区2号龛经幢上的“咸通元年”题记明指中岩寺最迟于晚唐咸通时期便已有造像。造像题材水月观音、如意轮观音、十六罗汉、炽盛光佛、观无量寿经变等，也均为晚唐五代流行的题材。

宋代中岩寺香火未断，有僧人在此宣教，于宋代文人的诗句中可见一斑。黄山谷《玉泉铭》载：“山僧拙戇，煮饼羹糁。我以瀹茗，泉味不掩。”‹5›陆游也曾为中岩寺的长老和尚圆亮题赞：“我游中岩，拜师于床。巍巍堂堂，凤举龙骧。……孰谓穷山，乃瞻仪形。墙壁说法，况此丹青。”‹6›1971年在

‹1›　王玉《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第424页。

‹2›　刘秋佚《和而不同 清代四川地区木雕造像》，《文明》2018年第12期，第121—135、120页。

‹3›　（清）郭世棻修、（清）文笔超等纂《光绪青神县志》卷二七，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17页。

‹4›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8页。

‹5›　（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119页。

‹6›　前揭青神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青神县志》，第528页。

瑞峰镇中岩茶场青龙嘴发掘了一座古墓，获铜铸长方形带把宋印一方，印文为“秉教加持之印”六字，经考证为宋代中岩中寺掌教大和尚用印[1]。两宋时期，中岩寺摩崖造像活动处于停滞状态，未发现新开凿的佛像，但因其临近岷江，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成为时人的游玩胜地，故诗刻题记在此时大量出现。

明初中岩寺的香火仍在延续，在明代文人诗句中有不少记载，如余子俊《游中岩》：“步入中岩日已斜，老僧锡杖入烟霞。呼童净扫维摩石，留客频煎石笋茶。”[2]王廷相《三岩山》：“望入中岩古径斜，高标拟挂赤城霞。芳舟客艇朝维缆，上界僧钟午散茶。”[3]王一麟《古中岩》：“日高正是闲僧睡，两寺钟鸣尚在楼。”[4]明代，中岩寺更偏重于修建寺庙和对之前的石窟进行妆銮，《青神县志》中有大量明代重修记载，如《重修养济院记》《重修鸿化堰记》《重修青江书院记》《中岩寺碑记》等[5]。《中岩寺碑记》中载，正统八年中岩寺主持大洪、圆明、圆睿、圆镜等重修大雄宝殿，天顺年间又修缮了两廊天王等殿，金装了神像，又同众山僧增修了法堂，塑装了佛像[6]。这一时期中岩寺的造像活动较宋元来说相对活跃，但开龛数量远不及晚唐五代，其精美程度也难以与晚唐五代相媲美，从造像风格上可以看到来自泸县、荣昌、巴中等地的影响，可见此期青神中岩寺与外地的交流更加多样。然而，明末清初巴蜀地区处于混乱状态，中岩寺遭到重创，香火没落，造像活动亦停滞。在清同治年间进士谭宗浚所作的《中岩寺》诗中可以窥见其衰败：“循涧不知远，钟声闻上方。暗泉溅佛顶，怪石踞僧房。藉草雅怀惬，拈花尘事忘。空门几兴废，回首感沧桑。”[7]他自注道：“寺本极宏敞，经明末兵乱，毁其大半。”

清代至近代，中岩寺摩崖造像或有新开凿，但数量极少，其中包括了部分道教造像。这一时期主要为重补，如接引亭区的接引佛原本为明代开凿，但现存形象应是经过清代重补；这一时期部分造像色彩极为明艳，应是现代重妆。

‹1› 前揭青神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青神县志》，第528页。

‹2› 前揭(清)郭世棻修，(清)文笔超等纂《光绪青神县志》卷二七，第285页。

‹3› 前揭(清)郭世棻修，(清)文笔超等纂《光绪青神县志》卷二七，第287页。

‹4›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光绪青神县志》，巴蜀书社，1992年，第954页。

‹5› 前揭(清)郭世棻修，(清)文笔超等纂《光绪青神县志》卷二七，第261、263、266、267页。

‹6› 前揭(清)郭世棻修，(清)文笔超等纂《光绪青神县志》卷二七，第267页。

‹7› (清)谭宗浚《荔村草堂诗纱·使蜀集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

五　结语

青神中岩寺摩崖造像规模较大且题材丰富。晚唐至五代是其造像活动的兴盛期，水月观音、如意轮观音、十六罗汉、炽盛光佛、观无量寿经变等题材深受信众欢迎。宋代，中岩寺主要作为游览胜地，造像活动处于停滞状态。明清时期中岩寺龛窟规模较小，内容简单。中岩寺摩崖造像的部分龛形及特征明显受到川西的眉山市东坡区、仁寿县、丹棱县，邛崃市，蒲江县，夹江县等地中晚唐造像的影响，并在部分细节中可见对川东安岳县、大足区等地晚唐五代造像的参考。此处摩崖造像为研究眉山乃至川渝地区佛教造像艺术及宗教信仰的传布和流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附记：2022年，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常青教授带领下，笔者对青神中岩寺作了实地考察。本文的写作即是在此考察所得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测量数据采自前人成果），常青教授给予了具体指导，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西汉吴氏长沙国官府漆器生产与管理及相关问题研究 *

——再论马王堆汉墓漆器产地问题

聂　菲

内容提要　马王堆汉墓漆器的制作地点一直是学界争讼的问题。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考古成果的公布，为进一步厘清这批漆器的产地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多资料。本文拟通过对考古材料的重新梳理，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先秦以来的漆木资源和漆器生产管理经验，以及长沙临湘官府造、长沙王子沅陵侯国官府造漆器的产品类型、特征和生产组织管理等进行再讨论。

关键词　西汉　吴氏长沙国　漆器　生产与管理

马王堆汉墓被誉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700多件亮丽如新的漆器。关于所出漆器制作地点的讨论，始于1号墓刚发掘不久，俞伟超和李家浩先生根据漆器“成市草”“成市饱”烙印，论证“漆器并非楚国故地长沙的产品，是四川成都市府管辖的漆器手工艺作坊的产品”‹1›，该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讼的问题‹2›，笔者也曾进行讨论‹3›。多年来，《长沙楚墓》‹4›《里耶秦简》‹5›《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

*　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家具艺术发展及精神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2JJD720001）阶段性成果。

‹1›　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考古》1975年第6期；亦载《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8页。

‹2›　宋治民《汉代的漆器制造手工业》，《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后晓荣《秦市亭陶文性质的新认识》，《考古学报》2019年第7期。

‹3›　聂菲《关于湖南地区楚汉漆器的生产、管理和产地问题讨论》，载氏著《湖南楚汉漆器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里耶秦简（贰）》，文物出版社，2017年。

究》‹1›《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2›及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发掘简报与研究‹3›等考古成果的公布，以及位于长沙湘江西岸西汉长沙国王陵（包括长沙庙坡山王后墓）的考古勘探调查与考古发掘的深入‹4›，为进一步厘清马王堆汉墓漆器的产地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多新的材料。本文拟通过相关考古发现的重新梳理，结合文献记载，采用“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5›，对先秦以来丰富的漆木资源和漆器的生产管理经验，以及长沙临湘官府造、王子沅陵侯国官府造漆器的产品类型与特征、生产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再讨论。

一　吴氏长沙国官府漆器生产与管理

西汉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属长沙国。据文献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设置长沙国，定都城为临湘（今长沙），长沙走马楼西汉文书简称王国都城“长沙临湘”‹6›。历经吴氏和刘氏长沙王更替，长沙国共存续221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第五代吴氏长沙国靖王吴著“无后”“国除”，共历46年‹7›。该地区留下了这一时期众多王室及高级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漆器，尤以马王堆汉墓所出最为精美。丰富的漆器考古资料，为我们了解西汉早期吴氏长沙国官府漆器生产与管理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然而，倘若追根溯源，可知东周以来，楚国军事和政治势力越长江、洞庭湖，逐步由北而南，征服整个湖南地区，楚文化特征明显的漆工艺也随之在湖湘大地迅速传播。目前已发现近千座楚墓出土漆器，笔者曾经整理出2000多件，其中尤以长沙地区楚墓最为集中、最具特色‹8›。长沙杨家湾M6出土了烙印“市攻”制地铭记漆器‹9›〔图一〕，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城邑中设市，“市工则系一市主管手工业生产的官

‹1›　陈建明、聂菲主编《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50页。

‹3›　宋少华执笔《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3期；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年代、疆域琐议——以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出土文献研究》第二十辑，中西书局，2022年，第285－317页；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4›　何旭红《西汉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第49－144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12・29”古墓葬被盗案移交文物报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岳麓书社，2010年。长沙市博物馆征集的12件应为同一批漆器，见邱东联、潘钰、李梦璋《简析长沙市博物馆2009年度征集的一批西汉漆耳杯》，前揭《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

‹5›　白云翔《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考古》2016年第9期。

‹6›　前揭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7›　《史记》卷一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838－839页；《汉书》卷一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378页。

‹8›　前揭聂菲《湖南楚汉漆器研究》。

‹9›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